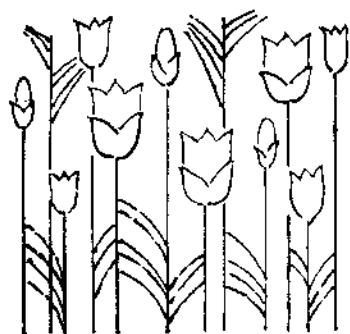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参阅作品选

8





中国当代文学 参 阅 作 品 选

第 八 册

二十一院校编写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0791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1110791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

第八册

二十一院校编写组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0.375印张 2插页 49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70

书号: 10368·247

定价: 4.00元

前 言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套书，由二十一所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编选而成。我们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深感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文艺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产生过种种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这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整个文艺创作在艰难中行进，不少作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还有不少作品由于自身或社会等种种的原因，也曾出现过种种争议。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温故而知新，鉴往以开来。认真回顾这些文学现象，对于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从中汲取正反两面的经验，借以推动当前的文艺创作，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不少高等院校与研究单位，已经编写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而对建国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受到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作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加强与时代岁月的流逝，对于这些作品是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难找了。因此，编选与出版这类作品，既是历史的回顾，又有史料的价值。基于上述考虑，特编选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也可说是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样可为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与科研单

位有关人员提供教学与研究的资料；对各文学艺术团体与文艺工作者则有参考借鉴的作用；对广大文艺爱好者亦可扩大阅读视野，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 ability。

本书的编选原则、体例、协作单位等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书因系配合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故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中涉及到的作品，或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只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均予选收。这些作品情况不一，须作具体分析。即以建国十七年文艺界“五大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作品而论，有的应作“重放的鲜花”，可以列入当代优秀作品的范围；有的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来批判是错误的。各个时期引起争议的作品更为复杂，或对整部作品有所褒贬，或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其结果也不一样，有的属于好的比较好的作品，有的瑕瑜互见，有的确实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

二、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因其数量很多，我们大体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册出版。建国十七年部分分为四册。十年动乱中单独编册。新时期再编若干册。

三、入选篇目一般包括原作、说明、索引三个部分。“原作”尽量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其中有的作品，如剧本《新天河配》、《新闹天宫》等，当时虽已公开演出，尚未正式发表，这回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说明”意在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批判或争论的情况。着重介绍有关背景，摘编主要论点，力求客观叙述，言必有据，以期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索引”选编在批判或争议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篇目，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四、凡属长篇小说一律存目，不收原作，只附编者说明与索

引。少数中篇小说因超过十万字，与长篇同样处理。

五、我们选收某一作品，并加简单说明，是为了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如果介绍当时背景与概括不同观点不够准确，则由编者自己负责。不少作品今天已有新的结论、新的评价，我们则在说明部分尽量给予反映。有的作家虽然在政治方面已重新作出结论，但对过去受过批判或有过争议的某一作品目前尚无评论，只有暂付阙如。有些可能出于我们疏忽，欢迎作者与读者提供线索，补充订正。

六、参加协作编选的院校（以校名笔划为序）有：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因各校参加编选人员较多，故执笔者姓名附每篇说明之后，不再列入前言。

七、一九八一年三月，由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十八所高等院校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当代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会上在确定《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写任务的同时，酝酿编选《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同年八月，各校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协作会议，正式确定编选这一套参考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特派代表参加会议，同意承担本书的出版任务。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初稿，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和十月在杭州和开封定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直接指导帮助和各协作院校校领导的大力支持，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市文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亦对本书编选原则、篇目选录提过不少宝贵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八、编选建国以来的“参阅作品”，这是一项初创性的工作。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与时间精力，定然存在不少问题。或宥于见闻，而将某些重要“参阅作品”遗漏；或选择不当，而与我们自己所订编选原则不符；或缺少识见，而造成说明文字不够准确。凡此种种，热忱欢迎各条战线——教学、科研、创作及文艺爱好者们，阅后批评指正。我们将根据各地有关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意见进行修订，以求不断提高完善。

《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编写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三月改定

目 录

D 1677

前言

在社会的档案里.....	王 靖(1)
最后一幅肖像.....	陈 放(50)
女贼.....	李克威(83)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138)
黑玫瑰.....	卢勇祥(161)
网.....	阿 蕃(185)
“唉.....”	曹玉模(205)
藤椅.....	叶文玲(223)
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	熊召政(234)
人到中年(存目)	湛 容(249)
公开的情书(存目)	靳 凡(255)
聚会.....	甘铁生(259)
寻找.....	董会平(273)
一个冬天的童话.....	遇罗锦(301)
风筝飘带.....	王 蒙(416)
醉入花丛.....	李 剑(441)
灵与肉.....	张贤亮(466)

省委第一书记	李克灵(499)
朦胧诗(七首)	顾城、北岛、舒婷、杜运燮、李小雨(528)
感情危机	孙步康(554)
啊,人	雨 煤(572)
日全食	李克灵(599)
将军和士兵	李鉴钊(626)
人啊,人! (存目)	戴厚英(632)
编后记	(642)

在社会的档案里

(电影文学剧本)

王 靖

序

雨夜，在中国南部边境，一个人踩着泥泞，艰难而小心地在丛林中穿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容——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显得消瘦，神情十分疲惫。

他爬上一道山坡，喘着气，用手背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向前望去。在闪电的光亮中，他看到了界碑和前方不远处的界河，不由得精神一振……。

树丛中，解放军边防战士发现了他，警惕地监视着……。

他紧了紧身上的书包，加快了脚步。临近界河，准备涉水越境。突然，在他前面的树丛中传来一声压低了的喝令：“不许动！”

几名边防战士一跃而出，包围了他。在乌黑的枪口下，他失望地向界河对岸望了一眼，然后沮丧地转过身去。

边防哨所的桌子上，摊放着越境青年携带的物品：笔式手电、军用地图、被雨水泡胀了的压缩饼干、伞兵刀、望远镜、指挥尺、绿色塑料皮的日记本，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一本《格

瓦拉日记》。

一个军官打开《格瓦拉日记》，看了看扉页上的签名，然后注视了一下站在桌前的青年，又打开《边防通报》说：“你这已经是第三次企图偷越国境了。”青年镇静地点了点头。

军官：“你不知道这是叛国行为吗？”

青年：“工人阶级无祖国。”

军官：“你越境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会理解的。”青年矜持地答道。

军官皱了皱眉头，示意战士把青年带出去。然后，他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把书和日记本放进一个公文袋中封好，在封口处写下日期：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辆吉普车飞驰在边境山区的公路上，车窗闪过，能看见那个企图越境青年的脸。

火车驶进一座城市，青年在两个军人的监送下走下火车。

城区某机关值班室，一个干部放下电话，把书包和公文袋交还给青年，说：“你可以走啦！”

重获自由的青年走出值班室，怅然四望，然后迈步走到机关宿舍区一栋高干小楼门前，扶着门把手，犹豫不决。

远处，一辆大型红旗牌轿车沿着甬道驶来，青年回头一看，急忙离开小楼，向另一条路走去。

毗邻城区的一处河岸，青年坐在河堤下的柳荫中沉思着。他手里拿着那本绿色塑料皮日记本，沉思片刻，叹了口气，把日记本收好。又拿出《格瓦拉日记》，翻了几页，他有些烦躁地收起来。

身后传来人声，青年回过头，见四个人沿着河岸走来，为首

的是一个嘴里叼着烟的姑娘，她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神情冷漠，但能看出以前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姑娘。她的身后跟着三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嘴里哼着不三不四的曲调。

当青年仔细注视了一下那个姑娘后，不由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姑娘也看见了青年，先是一愣，接着脸上出现了甚为复杂的表情。

青年跨上河堤，快步向姑娘走去……。

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飞速驶进一所医院。

青年昏迷不醒，头上和身上满是血迹，被护士们从车上抬下来，送进急救室……。

(一)

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陈放着一把菜刀、两把三棱刮刀和一根锉尖了的铁管，这些凶器上都带着血迹。

“……从行凶器械上看，这四个人都参与了作案，据在场的苗圃工人认定，菜刀为女犯李丽芳所带，男犯郑小六、梁启持刮刀，孙胜持尖铁管。”青年公安人员陈杰正在向站在窗前吸烟的老侦察员尚琪汇报。

尚琪年近五十，面部表情显得特别疲倦。他走到桌前，把菜刀和刮刀摆在一起，眯起眼睛，对照着看了一下刀上的血迹，然后问道：“受害者的情况？”

陈杰打开案卷，取出一个证件，“受害者叫王海南，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一个机关家属出入证。据了解，王海南的父亲是……”他用手往上指了一下。

尚琪没理会他的暗示：“先审一下李丽芳。”

李丽芳被带了进来，她主动坐下，脸上仍然是那种冷漠的神情。

陈杰：“你是李丽芳吗？”

“警察是不会带错人的！”李丽芳嗓子十分嘶哑。

陈杰：“你这是第几次进公安局了？”

“四进宫啦！”

“看得出来。”陈杰哼了一声：“把你们今天的犯罪经过交代一下！”

“什么犯罪经过？你问不着我。”

“你要老实点！”陈杰啪的一拍桌子，“你认识王海南吗？”

一听到这个名字，李丽芳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喃喃地：“你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你不打算再要一支棒棒糖吗？”陈杰冷笑一下，严厉地：“回答问题！”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李丽芳恢复了冷漠的神情，把胳膊叉在胸前，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闭上了眼睛。

一直没说话的尚琪凝视着她的头部，突然问道：“你头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陈杰这才注意到李丽芳的额头上，隐约能看见一块伤疤。

李丽芳怔愣了一下，瞪起眼睛盯着尚琪，半天，她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说：“你不想再多看几块吗？”说着，她一下扯开领口，雪白的胸脯上露出一道从锁骨一直延伸到乳房上部的伤痕，尚琪仔细注视了一下这道明显的刀伤。

“还要看吗？这里还有呢！”李丽芳又拍了拍小腹，突然发

出一阵放荡的笑声。

尚琪走上前去，托起李丽芳的头，李丽芳挣了一下，没挣开，她举起了拳头，尚琪没有回避，扳着李丽芳的头，仔细察看她额上的那块伤疤，又用手指按摸了几下，然后松开了她。回到桌前按了按桌铃。一个警士进来，把面目凶狠的李丽芳带走。

尚琪似乎自语，又似乎对陈杰说道：“李丽芳参与了这起案子，但她没有直接行凶。”

陈杰：“你怎么知道的？”

尚琪：“菜刀和刮刀上的血迹，不是同一个时间留下的。”

陈杰也对照着看看这两把凶器：“是不是再审一下郑小六？”

尚琪沉思了一下：“先不忙问案，调查一下再说。”

(二)

晨。医院的病房，电扇飞快地转动着。

王海南头上和身上缠满了纱布，僵卧在病床上，床头挂着他的书包。

医生领着尚琪和陈杰向病房走来。“他昨天刚刚醒过来。”医生说：“你们不要谈得太久了。”尚琪点点头，和陈杰一起走进病房。

“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尚琪同志，我叫陈杰。”陈杰坐在病床边对王海南说。尚琪仔细观察着王海南。王海南因失血过多，面色苍白，两眼失神地注视着天花板。

陈杰：“你认识对你行凶的人吗？”

王海南无力地：“我只认识李丽芳。”

陈杰打开笔记本：“你是怎样认识李丽芳的？最好从头谈谈，可以扼要一点。”

王海南停了一会，脸上的肌肉抽搐着，慢慢地开始了叙述：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六九年夏天。我到海滨疗养院去找我爸爸的时候……”

（回忆）衣著十分土气的王海南，站在海滨一处设有岗哨的疗养院门卫室前，一个值班的门卫走出来，十分客气地对王海南说：“电话打了，首长让你进去。刚才真对不起，误会了。我送你吧！”

王海南：“没什么！我自己去。”

这时，军人打扮的李丽芳正走进大门，她手里抱着血压计等常用医疗器械。此刻，她还是一个少女，窈窕而美丽，只是神情有些孤傲。那门卫一见她，马上说：“小李，你顺便把这位同志带到首长家去。”

李丽芳打量了一下王海南，微微点头，然后转身就径直走去。王海南连忙跟在她身后，客气地说：“麻烦你了！”

李丽芳回头十分冷淡地看了他一眼，王海南立刻知趣地放慢了脚步。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经过有喷水池的花园，在林荫深处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小楼房，楼前面不远就是金色的海滩。

一个瘦高的青年推开小楼房的纱门，懒洋洋地走出来，他先看见李丽芳：“小李，昨天叫你一起去游泳，怎么不去呵？”

“感冒了。”李丽芳冷冷地说了一句，一扭头走进楼里去。那个青年瞟着她的背影，耸了一下肩头。他见王海南走来，便迎下台阶，故作惊奇地叫道：“哥哥，你是怎么来的？”

“是小京呵，我找爸爸有点事。”

“爸爸在楼上等你呢。”小京说着，打量一下王海南，补上一句，“我那儿有衣服，你去换换吧。”说完就转身向海滩走

去。远远可以望见海滩上有七八个穿着五颜六色游泳衣裤的青年男女在招呼他。

小楼二层。一间豪华的卧室里，李丽芳正在给一个首长模样的人量血压，沙发旁的茶几上堆满了各种文件，文件上放着一支大号的红蓝铅笔。王海南走了进来，轻轻叫了一声：“爸爸。”

首长慢慢转过头来：“你要来，怎么不先打个招呼？”

“事情急，来不及给您写信。”王海南坐下，审视着父亲。

“你还会有什么急事？”首长抬起头，有些不满意地看着王海南。

“我是再三考虑才来的，不然决不会来打扰首长！”王海南刻薄地回答。

李丽芳站起来：“我等一会再来吧。”

“不碍事！”首长笑了一下：“他是贾宝玉，我们家的民主人士，公开骂了我两年多了。”

“我看不惯你们的做法，也弄不懂你们的革命。”王海南直截了当地说。

首长：“你不也是红卫兵吗？造反，造反，当初喊得好凶嘛！”

“现在也造反，你们小心点就是了！”王海南恼火地瞪着首长：“你还能把所有反对你们的人都判成无期徒刑吗？”

首长对李丽芳微笑，解嘲地说：“你看他凶的，哪象是跟爸爸说话。”接着问海南：“好吧！你说说，有什么事？”

“我要当兵。”王海南搓着布满老茧的双手。

“原先送你当兵，你说是走后门，不光彩，非要回老家落户，现在又是什么风刮起来了？”

王海南：“你不要以为我跳不出你的手心，这次跟那不是一回事，我要到北线去当兵！”

首长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珍宝岛战斗只是开始，我要去。”

“仗是你们打的吗？你又搞这些怪名堂。”首长推开李丽芳，不高兴地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你要想死，地方多得很嘛！”

李丽芳奇怪地注视着这父子俩，十分尴尬。

王海南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临海的窗前……

海滩上，小京等青年正躺着晒太阳，一台手提录音机放送着外国音乐，一个女护士给他们送来了浴巾。

一个青年推了推躺在身边的小京：“刚才你家门口的那个‘老乡’是谁呀？”

“我哥哥，没听说过吧？”

“就是他呀！”那青年鄙夷地一笑，“知名人士！他不是给你爸爸贴了大字报，回老家了吗？”

小京摘下墨镜：“给我爸贴算什么，人家还给林副主席贴呢！搞得我们家很被动，要不是爸爸紧跟林副主席，他呀……哼！”说完他把一瓶汽水饮尽，扔掉瓶子，又向远处游泳的人们望了一眼，“今天海滨哪来这么多人，乱哄哄的，真讨厌！”

医院病室。医生推门进来，对陈杰和尚琪说：“让病人休息吧！”

王海南疲倦地闭上眼睛，尚琪和陈杰起身走出病房。

尚琪：“医生，你们要尽量抢救他的生命。”

医生：“听说他的父亲是……”